

《观山居吉金读字录》

第二一·嬭加编钟

(日照市雕龙里书院 铁农)

【器物】

2019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随州枣树林墓地 M169 曾侯宝夫人嬭加墓发掘出土，其中 19 件嬭加编钟分有四组，第一、四组首尾完备，为两组完整铭文，而二、三两组各自缺少一件。以下为第一组四个编钟铭文图片。

【铭文拓片】



图版一 M169:9A 面

昔工
力
日
白
昔工
力
日
白
昔工
力
日
白
昔工
力
日
白

图一 M169:9A 面铭文摹本



图版二 M169:9B 面

昔工
力
日
白
昔工
力
日
白
昔工
力
日
白
昔工
力
日
白

图二 M169:9B 面铭文摹本



图版三 M169:12A 面

昔工
力
日
白
昔工
力
日
白
昔工
力
日
白
昔工
力
日
白

图三 M169:12A 面铭文摹本

即南宫括，参见《周书·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

“𡗗”字旧释“堵”，但该字并非土字旁，又或引《诗·閟宫》记载后稷“奄有下土，缙禹之绪”释“绪”字，“缙禹之绪”的本意是将禹的后世支系团结起来延续管理权力，而该器铭文“帅禹之𡗗有此南涇”句意为帅领禹的后世族群为周王室开疆拓土，由此分析宜释读“诸”字，系泛指禹后世多个参与为周王室征战的族群。

“孫𡗗”二字旧释“孙穆”，结合前后字旧释“文王之孙，穆之元子”，句意或释读为该器所载曾国国君作为周文王裔孙系周穆王元子。按周武王翦商之时“伯括受命，帅禹之诸，有此南涇”开拓这一块疆域并不可能等到周穆王之时才分封姬姓族人镇守该地，而“孫”字下有重叠号，前后文语句为“文王之孙孫𡗗之元子”，后一个“孙”字与“𡗗”字连称为人名，“孫𡗗”为曾国始封君，句意为该器所载曾国国君系以文王之孙身份为始封君的孫𡗗的嫡传子孙。曾国，又名随国，《左传·桓公六年·季梁谏追楚师》记载“汉东之国，随为大”，由此推知作为文王之孙的曾国始封君在周王室宗亲之中身份尊贵，“孫𡗗”疑为武王长兄伯邑考之子，伯邑考死于周王室兴起之前，有子宜作为侯伯予以分封。又，断代为战国早期的擂鼓墩2号墓出土通高26.1-29.9厘米的

9件升鼎以及通高24.6-26.6厘米的8件方座簋，是知曾国国君拥有周天子“九鼎八簋”之礼的特权。按该历史时期征服曾国的楚国已经称王，如果曾国不是获有周王室特许，这种比拟“九鼎八簋”天子之礼的墓葬情形足以构成对楚国王室的挑衅，是知曾国所拥有的“九鼎八簋”天子之礼必然源自始封君“孙𠄎”高于周王室的家族身份，由此足以可证曾国始封君“孙𠄎”系周文王嫡长子伯邑考之子，该器所载“南涇”是说周天子将“孙𠄎”支系别为可以与周武王子孙组成的周王室大族并列的宗族分支，“涇”形近周王室“姬”姓用字，或为周王室“姬”姓本字，或为周王室赐予伯邑考之子“孙𠄎”的族姓。也就因为曾国拥有如此尊贵的周王室宗族身份，也致使征服曾国的楚国不采取僭号称王的措施无以超越并替代曾国在这一区域的影响力。另，铭文“𠄎”字旧释“穆”，但“穆”字金文写法见寰鼎铭文“𠄎”字，故该字实并不释“穆”，暂从旧释标示以待后考。

“𠄎”字结合前后字释读“楚既为𠄎，吾徠匹之”，句意为楚国王室有女子待嫁，吾作为曾国国君特来匹配，该字宜释“待”字，指有女觅婿待嫁。

（图版二）“𠄎”字旧释“𠄎”等字，该字为表示谦逊的语气词，宜释读“𠄎”字。

“𠄎”字旧释“𠄎”字，下文（图版四）又见两处，该字与“择”组词释义必然相近，按照协调氛围、调和青铜器

原料生产比例的语境分析，该字宜或释“协”字或“调”字，而“协”字金文写法见遂公盨铭文“𠄎”字，是知该字宜释“调”。

（图版三）“𠄎”字旧释“毆”字，“毆”为语气词，而该字为邑字旁，该段铭文释义为叙述加嫻为曾国国君夫人的淑德之事，宜释该字为“医”。

“𠄎”字，宜释读“疾苦”。

“𠄎”旧释读“顛”，该句释义为加嫻作为曾国国君夫人谦逊礼待下士的情景，宜释读“矜”字。

（图版四）“玄𠄎黄𠄎”旧释“玄鏐黄罇”，按青铜器铸造主要原料为铜、铅、锡，故该处宜释读为“玄铅黄锡”。

（图版五）“𠄎其平和，𠄎淑孔𠄎”旧释“羴（侃）其平穌，休（淑）孔（煌）”，“𠄎”字包含有三个羊，三个羊组成“羴”字是为“臙”的古字，故知该字与“臙”存在同音或其他的关联，金文“𠄎”字为青铜器铭文常见字，如小臣守簋铭文“𠄎”字，南宫柳鼎铭文“𠄎”，释义为“福荫庇麻”释“麻”字，是知与“臙”存在同音或其他关联的“𠄎”，宜释“善”字。

（图版六）“𠄎𠄎”二字旧释“齋翼”，“𠄎”字的走之旁只是表意，在文字演化中并未遗留，二字宜释“齐集”字。“齐”字，又见遂公盨铭文“𠄎”字。

“𠄎𠄎”二字本字宜释“医喜”，按照后两字“饮食”

结合来看，宜释“宴席”。

（图版七）“”旧释“靈（灵）终黄耆”，按该句铭文释义长寿，故宜释“灵终黄耆”。

（图版八）“”字释“石”，但金器铭文尾句如班簋铭文作“子子孙孙多世其永宝”，按句意该字宜释“世”字，或为工匠讹字，或两字于古语通用。

【释读】

（图版一）唯王正月初吉乙亥，曰：“伯括受命，帅禹之诸，有此南涇。”余文王之孙孙穆之元子，之邦于曾，余非敢作愧。楚既为待，吾徠匹之。密（图版二）臧我猷，大命毋改。余欤小子？加嬭曰：“呜呼！恭公早陟，余复其疆畷，行相曾邦，以长调夏。（图版三）余典册厥德，医民之疾苦，攸攸騤騤，余为夫！余减矜下辟，恭畏侑公及我大夫，朧朧豫（图版四）政，作调邦家。余择调吉金玄铅黄锡，用自作宗彝夔钟，以乐好宾嘉客、（图版五）父兄及我大夫。用孝用享，受福無疆，善其平和，麻淑孔鮒，大夫（图版六）庶士齐集，酬猷歌舞，宴席饮食。赐（图版七）我灵终黄耆，用受宝福，其万年（图版八）毋改，至于孙子，世保用之。

【考辨】

2019年5月湖北随州曾国墓地第169号墓出土一件铭文为“楚王媵随仲嬭加”的青铜缶，而楚之称王始于周桓王十六年（前704年），“加嬭”又见该器，结合来看嬭加编钟

断代是在周桓王之后，所载时间系该时期之后一次楚国与曾国的联姻。

重叠号“孙”字或被释读为“子孙”，上下文释读“余文王之子孙，穆之元子”，断为周穆王之子封于曾国，“元子”为嫡，但周穆王嫡派子孙系穆王之后的历代周天子，而曾国始封君即便为周穆王之子，曾国历代国君断无以周穆王嫡派子孙自居的可能，是知曾国始封君并不会是周穆王之子。